



首席女法医 15

停尸间日志

Patricia Cornwell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苏莹文 译

首席女法医 15

# 停尸间日志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苏莹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席女法医. 停尸间日志/[美] 康薇尔著; 苏莹文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1

ISBN 978-7-5442-4584-5

I. 首… II. ①康…②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722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216

BOOK OF THE DEAD by Patricia Cornwell

Copyright © 2007 by CEI Enterprises, Inc.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首席女法医 停尸间日志

[美] 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苏莹文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葛建亭 袁 静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584-5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罗马。

水花泼溅，红陶地板上嵌着一座灰色马赛克浴池。

古老的黄铜出水口水花奔流，暮色涌进窗内。凹凸不平的旧玻璃外，有一个广场、一座喷泉以及沉沉黑夜。

她静静地坐在冰块渐融的水中，眼神黯然。起初，她的双眼像是在向他求恳，央求他手下留情，而现在，这双眼眸呈现出幽暗的淤青色，眼底的一切几乎消失殆尽。很快，她将沉眠。

“来。”他说，递给她一只穆拉诺手工平底玻璃酒杯，里面倒满了伏特加。

她身上从未在太阳下曝晒过的部分仿佛莱姆石，令他十分着迷。他将水龙头关得极小，让流水细细淌下，然后看着她短促地呼吸，听着她牙关打战。她的胸部受冷，犹如粉红的花蕾。这时他想到了铅笔，想起自己还在学校的时候，咬下粉红色的橡皮擦头，然后告诉父亲，有时也会告诉母亲，自己不需要橡皮擦，因为不会写错。而事实是，他喜欢咀嚼，他无法克制自己。

“你会记得我的名字。”他对她说。

“我不会，我可以忘记。”她含糊地说。

他知道她为何会这么说。如果她忘记他的名字，她的命运就会像不入流的战斗计划一样，重新改写。

“是什么？”他问道，“把我的名字说出来。”

“我不记得了。”她一边哭泣，一边发抖。

“说出来。”他说着，端详她晒成棕色的双臂，上面冒出鸡皮疙瘩，金色的汗毛根根竖立。他看向她年轻的胸脯和水中的双腿。

“威尔。”

“还有呢？”

“兰波。”

“你觉得这名字好笑。”他赤裸着身子坐在马桶盖上。

她用力摇头。

撒谎！当他说出名字的时候，她还放声大笑了一番，说兰波是虚构的电影中的人名。他说，这个姓氏来自瑞典。她则回答，他不是瑞典人。他又说，这是瑞典姓氏，否则她以为这姓氏是从哪儿来的？这是个真实的姓氏。“对，”她大笑着说，“就像洛奇一样。”“去网上查查看，”他说，“是货真价实的姓氏。”必须为自己的姓氏作一番说明，他一点都不高兴。这是两天前的事了，他并没有因此讨厌她，却谨记在心。他原谅她，因为不管她说了些什么，都得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就知道我的名字会引起异议。”他说，“但这不会改变任何事，丝毫不会，只是个已经说出口的发音罢了。”

“我绝对不会说出这个名字。”她一阵惊慌。

她无法控制地打着寒战，双眼发直，嘴唇和指甲泛紫。他要她多喝一些，她也没有拒绝。她知道只要稍有不从，接下来会有什么遭遇。即使是发出一声微弱的尖叫，她也知道他会如何处置她。他沉着地坐在马桶盖上，让她目睹他的亢奋，并为之恐惧。她不再开口哀求或是要他为其所欲为，仿佛她是因此才成为他的俘虏似的。她知道，只要自己开口侮辱他，或者暗示他有办法对她下手，便马上会有事情发生——这代表她不愿主动付出，却又想要回报。

“你知道，我可是好声好气地问过你。”他说。

“我不知道。”她牙关打战。

“你知道。我要你向我道谢。我的要求不过如此，而且友善地对待你。我好声好气地问你，你却这么做。”他说，“是你让我这么做的，看看。”他起身望向光滑的大理石洗手台上方自己在镜中的裸体。“你受到折磨，却让我变成这样。”镜子里赤裸的他如此说，“可我并不想这样。所以，这就是在伤害我。让我变成这样是严重地伤害我，你知道吗？”

她说她明白。当他打开工具箱的时候，她涣散的眼神如同四散的玻璃碎片，直盯着美工刀、小刀和细齿锯。他拿出一小袋沙子，放在洗手台边缘，接着掏出一小瓶薰衣草胶水，一并放下来。

“我会依你，你想做什么我都依你。”她不停地重复。他早就命令过她不许再说，但她又脱口而出。

他将双手浸入水中，冰冷的水温让他发抖。他抓住她的脚踝，将她往上拉。他拉住她晒成棕色的双腿，紧握着她冰冷发白的脚掌时，感受到了紧张的肌肉传出的恐惧。他拉扯她的时间比上一回更久，她奋力挣扎扭动，不停拍打水面，冷水大声地溅起水花。她又喘又咳，发出窒息的哭喊，却没有怨言。她学会不去抱怨，虽然这花了好一段时间。他觉得，她会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为她自己好，并感激这次即将改变他生命的牺牲——不是她的生命，是他的，尽管过程并不愉快，绝不可能美好，但她应该感激他的馈赠。

他拿起垃圾袋，里面装有此前从吧台制冰机里取来的冰块，他将最后一些冰块倒进浴缸。她看着他，泪水滑下脸庞。哀伤的阴郁魔爪骤然浮现。

“在那里，我们把他们吊在天花板上，”他说，“一次又一次猛踢他们膝盖的侧面，就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到小小的房间里去，踢他们膝盖的侧面。这种痛苦极难忍耐，绝对会造成重大的伤害。当然，有几个

人就这么死了。但比起我在那里见过的其他事情，这还算微不足道。你瞧，我可没有在监狱工作，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事太多了，足以人人有份。录像和拍照绝对是少不了的，一定得有。如果没有，事情就会像没发生过一样。所以人们会拍照，给他人观赏。只要一个人看过，就等于全世界都看过了。”

她瞥向灰泥墙边放在大理石桌上的摄像机。

“他们自找的，不是吗？”他说，“他们强迫我们成为与原来不同的自我。所以是谁的错呢？不是我们的错。”

她点头，发着抖，牙关打战。

“我并不是每次都参加，”他说，“但是我会看。刚开始的确很难，我几乎受不了，无法接受这一切。但他们对我们做出那些事，我们才被迫反击。所以这都是他们的错，是他们逼的，我知道你明白。”

她点头，一边哭一边发抖。

“放在路边的炸弹、绑票，比你听说的还多。”他说，“你会习惯的，就像你现在已经适应冰水了，是吧？”

她没有适应，只是感觉麻木，并渐渐进入失温状态。此时，她脑子里出现了轰鸣声，心脏也好像要爆裂开来。他将伏特加递给她，她喝了下去。

“我要打开窗户，”他说，“让你听到贝尼尼的喷泉声，我听了大半辈子。夜色很美，你应该看看星星。”他打开窗户，看着夜里的星空、四河喷泉，以及早已空无一人的露天广场，又说，“你不要尖叫。”

她摇头，胸腔猛烈起伏，无法控制地颤抖。

“你在想你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当然也会想你，但是真糟糕，他们不在这里，到处都看不到人。”他再次看着无人的广场，耸耸肩，“他们怎么可能在这里？他们离开了，早就走了。”

她涕泪纵横，不停发抖，眼中的光芒与两人相遇之初大不相同。他

感到厌恶，因为她毁了自己对他的意义。先前，在更早的时候，他用意大利语同她交谈，这让他成为一个陌生人，这么做是有必要的。现在，他对她说英文，因为陌生与否已不再有差别。她瞥向他，视线在他亢奋的肉体上跳动，犹如飞蛾扑火。他也感受到了她的视线。她惧怕他的身体，但是远比不上她对其他东西——比如水、工具、沙袋及胶水——的恐惧。她不明白旧地板上的黑色宽皮带是做什么用的，而这是她最该害怕的东西。

他拾起皮带，告诉她，殴打无法自卫的人是出于一种原始的欲念，为什么？她没有回答。为什么？她充满惊恐地瞪着他，眼中的光芒迟钝而狂乱，好似在他面前碎裂开来的镜面。他要她站起身来，她照做，但是打着战，双膝发软，站在冰冷的水中。接着他关上出水口。水珠顺着她站立的身子往下淌。她的身躯使他联想到紧绷的弓，同样的弯曲、充满力量。

“背对着我转过身去。”他说，“别担心，我不会拿皮带打你，我不做这种事。”

她转身面对着有裂缝的旧灰泥墙和拉上的百叶窗。水在浴缸里静静地泛着涟漪。

“现在，我要你跪在水中，”他说，“然后看着墙，不要看我。”

她面对着墙跪下。他拿起皮带，穿过皮带扣，一拉到底。



十天之后，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下午。

虚拟实境剧院里，坐着十二名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执法者和政治家，法医病理学家凯·斯卡佩塔无法记清楚这些人的名字。在场的非意大利人只有她自己和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本顿·韦斯利，两人都是国际调查组织的顾问，这个组织是欧洲法医科学研究中心的专设部门——意大利政府的处境并不孤单。

九天前，美国网球明星德鲁·马丁在度假期间惨遭杀害，赤裸残缺的尸体在罗马旧城区的纳佛那广场上被人发现。这起案件轰动国际。电视上反复播放着这个十六岁女孩的一生和死亡的细节，屏幕下方的字幕毫无间断，顽强而缓慢地滚动着，重复着播音员和专家述说的细节。

“那么，斯卡佩塔医生，让我们弄清楚些，因为模糊之处似乎不少。根据你的说法，当天下午两三点她已经死了。”奥托林诺·波玛队长说，他是意大利国家宪兵队的法医，是负责调查案件的军事警察。

“不是根据我的说法，”她说，神经紧绷起来，“是根据你们的说法。”

他在昏暗的光线下皱起眉头。“我能肯定是你说的。就在几分钟之前，你提到她胃里的残留物和酒精含量，这些都表明她是在友人最后一次看

到她的几个小时后死亡的。”

“我没有说她是在两点或三点死的。我想，这么说的人是你，波玛队长。”

波玛队长年纪轻轻就已声名远扬，却毁誉参半。两年前，斯卡佩塔在海牙的欧洲法医科学研究中心年度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他，他正嘲讽地学着中心负责人说话的模样，还把对方模仿得自满又好斗。他十分英俊，老实说，帅极了，而且对美女和华服极具品位。今天他身穿蓝黑色制服，披挂宽幅的红饰带和耀眼的银饰章，加上一双闪亮的黑皮靴。他一阵风般走进剧院时，还披着红衬斗篷。

他坐在斯卡佩塔的正前方，第一排的正中央，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她。本顿·韦斯利坐在他的右边，大半的时间都保持安静。每个人都戴着偏光眼镜，同步观看犯罪现场分析系统。这个杰出的革新系统，使得意大利科学警察暴力犯罪分析小组成为全球执法机关艳羡的对象。

“我想，必须从头再来一次，好让大家彻底清楚我的立场。”斯卡佩塔对波玛队长说。队长双手撑起下巴，好似正啜饮着美酒，与她亲昵地对话。“如果她在当天下午两点或三点遇害，而尸体在第二天早晨大约八点半被人发现，应当离死亡时间至少有十七个小时之久。那么她身上的尸斑、尸僵以及尸体的冷却程度，都与这个推论相矛盾。”

她用激光笔引导着众人看向墙面大小的屏幕，上面投射着晦暗的立体架构影像，似乎他们就置身犯罪现场，凝视着德鲁·马丁惨遭凌虐的尸体以及四周的垃圾和挖土机。红色的光点顺着尸体的左肩滑向左臀、左腿，然后到了赤裸的左脚。她右臀和右大腿的一部分不见踪影，仿佛遭到了鲨鱼的攻击。

“她的青色尸斑……”斯卡佩塔开口了。

“我要再次致歉。我的英文没有你好，不能确定这个词的意思。”波玛队长说。

“我之前用过这个词。”

“我那时也不确定。”

笑声四起。除了翻译人员以外，斯卡佩塔是唯一在场的女性。她和翻译一样，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但那些男人却不以为然。本顿除外，他当天没有露出过一丝微笑。

“你知道用意大利语怎么说这个词吗？”波玛队长问。

“用古罗马的语言来说如何？”斯卡佩塔说，“拉丁语。既然大多数医学词汇都源自拉丁文。”她的语气并不粗鲁，但十分严肃。她清楚，他只有在自认为恰当的时机，英文才会不甚流利。

他透过偏光眼镜盯着她，让她想到蒙面侠佐罗。“用意大利语，拜托，”他说，“我的拉丁文一向不好。”

“我用两种语言告诉你。拉丁文的 livid 在意大利语里是 livido，意思是色斑；mortis 是 morte，就是死亡。尸斑就是在死后出现在尸体上的色斑。”

“用意大利语说的确很有帮助，”他说，“你解释得很好。”

她并不打算在这里说意大利语，尽管她对此游刃有余。在这些专业讨论当中，她宁愿说英语，因为细小的差异极其微妙，而且翻译人员肯定会逐字翻译。语言的难处、政治压力、波玛队长给人的压迫感，以及令人费解的哗众取宠，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全都叠加在这原本就十分不幸的事件上。而且在这起案件当中，凶手的手法不但前所未有，还跳出常见的犯罪心理侧写，使得一切混淆不清。即使是科学证据，也成为争论中令人发狂的源头，并且似乎在挑战他们、蒙蔽他们。这一切迫使斯卡佩塔提醒自己以及他人：科学绝不会说谎、绝不会犯错，绝不会蓄意让他们误入歧途或是寻他们开心。

波玛队长无视这些，或者他只是假装不在意，他以毫不配合的、争辩的语气谈起死去的德鲁，仿佛自己与尸体有某种关系，在执意和它争

吵。他声称德鲁死后尸体的变化代表着一种情况，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和胃部残留物又代表着另一种情况。但是他与斯卡佩塔意见相左，认为食物和酒精反映的信息绝对可信。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认真的。

“德鲁生前的饮食揭露出实情。”他重复自己在慷慨激昂的开场演说中的话语。

“没错，但不是你所谓的实情。”斯卡佩塔回答，语气比话语来得有礼，“你所谓的事实，是被误解的事实。”

“我想这些都讨论过了，”本顿在后排座位的阴影中发言，“我认为，斯卡佩塔医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波玛队长的眼镜，外加一整排的眼镜都盯着他看。“很抱歉，我的反复审视让你感觉厌烦，韦斯利博士，但我们必须找出这件事中的道理。请再容忍我一次。四月十七日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之间，德鲁在西班牙阶梯附近的观光客餐馆吃了不甚美味的意大利千层面，喝了四杯糟糕透顶的基安蒂葡萄酒。她付账后离开，接着在西班牙广场和两名友人分开，并答应两人，一个小时后在纳佛那广场会合，结果她再也没有出现。我们确认以上均为事实。其余的一切仍神秘难解。”他透过厚重的镜片看向斯卡佩塔，接着转身向身后的几排人说，“这是因为我们这位来自美国、备受尊崇的同侪现在说，她不认为德鲁的死亡时间是在用餐后没多久，甚或在用餐当天。”

“我一直都这么说。我再次解释一下原因，因为你们似乎糊涂了。”斯卡佩塔说。

“我们必须赶进度。”本顿说。

但他们无法继续。意大利人非常敬重波玛队长，他又是知名人士，可以为所欲为。尽管他是法医而不是侦探，但平面媒体仍然称他为罗马的福尔摩斯。每个人——包括坐在后面角落、听得比说得多的意大利国家宪兵总队指挥——似乎都忘记了他的身份。

“在正常的情况下，”斯卡佩塔说，“德鲁的食物可能在用餐几个小时后才完全消化，而到那时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当然也不会高到毒物测试结果中的零点二。所以，是的，波玛队长，她的胃部残留物和毒物检测的确表明，她在午餐后没多久就死亡了。但她的尸斑和尸僵却显示——容我加上‘相当明确地显示’——她可能是在吃过午餐十二到十五个小时后才死亡的，这些死后的现象才是我们最该注意的部分。”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老话题，尸斑。”波玛叹口气，“我实在不明白这个词儿。既然我对你所谓的死后现象有这么多不解，就请再解释一次，把我们当成挖掘废墟的考古学家。”他再次用手托起下巴。

“色斑、尸斑、死后血液沉积现象，指的都是同一件事。当人死后，循环代谢停止，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血液开始沉积在毛细血管当中，就像沉船上的沉积物一样。”她感觉本顿在看她，却不敢与他四目相对。他今天的态度异于往常。

“请继续说。”波玛队长在笔记上的某处画了好几道线。

“如果尸体在死后维持某个姿势，并且时间够久，血液便会依照这个姿势开始沉积，这便是我们称为尸斑的死后现象。”斯卡佩塔解释，“最后，尸斑会固定，并在尸体上呈现紫红色，受到挤压或束压时会出现白色痕迹——比方说紧身的衣物等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请让我们看一下解剖照片好吗？”她检视讲台上的一份清单，“第二十一号。”

银幕上出现铁床上德鲁的尸体，地点是罗马第二大学停尸间。她面朝下趴着。斯卡佩塔将激光笔的红色光点顺着尸体背部尸斑呈现的紫红色和白色移动，还未提及看似暗红坑洞的骇人伤口。

“现在，请更换场景，她被放进尸袋的那张照片。”

建筑工地的立体照片再次占满整个银幕，但这回出现了身穿“特卫强”白色防护服、戴手套穿鞋罩的调查人员，他们抬起德鲁瘫软赤裸的身体，放进担架上衬着裹尸布的尸袋。其他调查人员在四周撑起几条裹

尸布，挡住好奇人士的围观以及狗仔队的视线。

“与各位刚才看过的照片作个比较。她被发现大约八小时后进行了解剖，那时她身上的尸斑几乎完全定位了。”斯卡佩塔说，“但是在现场，尸斑显然还在形成初期。”红色光点移到德鲁背上的粉红色痕迹。“尸僵也刚形成不久。”

“你排除因为猝然僵硬，而使得死后尸体提早僵硬这个可能性了吗？比方说，如果她在死前拼命挣扎？也许她与凶手搏斗？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提到这些。”波玛队长在笔记本上画了又画。

“没有道理猝然僵硬。”斯卡佩塔说。你何不再加上些戏剧色彩？她真想这么问。“不管她是否拼命挣扎，她被发现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僵硬的，所以并没有发生猝然僵硬……”

“除非尸僵发生过，然后又退去了。”

“不可能，因为尸体在停尸间里完全僵硬了。尸僵不会在发生后退去，然后再次发生。”

翻译人员将这话译成意大利语的时候，努力压抑住自己的微笑。好几个人却大笑出声。

“各位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卡佩塔用激光束指向被抬上担架的德鲁，“她的肌肉一点也不僵硬，甚至还相当有弹性。我估计，她从死亡到被发现的时间少于六个小时，可能更短。”

“你身为国际专家，对于这一点怎么这么含糊？”

“因为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些地方，在被丢到工地之前，处于什么样的温度和环境之中。体温、尸僵、尸斑都会因环境和个体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

“根据尸体的情况，你是说，她不可能在与友人共进午餐之后没多久，就遭人谋杀？比方说，在她独自漫步在纳佛那广场上，打算与他们会合的时候被杀？”

“我不认为是这样。”

“再请问一次，你如何解释她未消化的食物以及零点二的血液酒精浓度？这些数据意味着她在和朋友共进午餐后没多久就死亡，而不是过了十五六个小时之后。”

“也有可能是她离开朋友后没多久又开始喝酒，并且在受到惊吓和压力的情况下，消化系统暂时停顿。”

“什么？你是在暗示她和凶手共度了一段时间，可能长达十、十二或十五小时，还和他一起喝酒？”

“可能是对方强迫她喝，让她没有反抗力，易于控制，像下毒一样。”

“那么，他强迫她喝酒，也许整个下午、整个晚上，一直到凌晨都在喝，然后她害怕得连食物都没有消化掉？这是你能为我们提供的最合理的解释？”

“我见过这种情况。”斯卡佩塔说。

此时，动画影像中呈现出暮色中的建筑工地。附近的商店、比萨店、餐厅全都灯火通明，高朋满座。汽车与摩托车停放在路边和人行道上，车流轰鸣，人声嘈杂。

突然间，明亮的窗户暗去，接着是一片沉默。

车声响起，随后车子出现。一辆四门蓝旗亚轿车在帕奇诺街和安妮玛街的交会处停下来。驾驶座旁的车门打开，一名用动画绘制的男子走出来。他一身灰衣，五官模糊，脸色和双手灰蒙蒙一片，在座的人无法辨识出凶手的年纪、种族或是任何身体上的特征。为了简单起见，先将凶手当作男性。灰衣男子打开后车厢，抱出尸体，尸体包在一块夹杂着红、金和绿色花纹的蓝色布料里面。

“从尸体上及尸体下方的泥浆中采集到的纤维判断，包裹她的床单是丝织品。”波玛队长说。

本顿·韦斯利说：“尸体上处处都有纤维，包括头发、手脚上，更别提伤口上粘着的。我们可以得知，她从头到脚都被包了起来。所以，我们显然得考虑一幅大尺寸、颜色鲜艳的丝质布料，也许是床单，也许是窗帘……”

“你的重点是什么？”

“有两点：我们不该假设那是一条床单，因为不该有任何假设；还有，用来包裹她的，可能是他居住、工作或是拘禁场地原有的物品。”

“对，没错。”波玛队长仍然紧盯着占据整个银幕的影像，“而且我们知道，现场还找到了二〇〇五年出产的蓝旗亚车后车厢的内毯纤维，这也与目击者描述的大约早晨六点驶离现场的车型相符。我说的证人是一名住在附近公寓的女人，她起身察看自己的猫，因为它——那个词要怎么讲？”

“哭号？喵喵叫？”翻译人员说。

“她因为猫咪哭号而起身，刚好望向窗外，看到那辆深色的蓝旗亚豪华轿车不疾不徐地驶离建筑工地。她说，车子在单行道的安尼玛街向右转。请继续。”

动画影像继续放映。灰衣男子从后车厢里抱出色彩鲜丽的尸包，抱着它踏上用绳索围起的狭小铝质通道，走上通往工地的木质铺板。他将尸体放在铺板的一边，就放在泥浆上，接着蹲在黑暗当中，很快地解开这具稍后被辨认出是德鲁·马丁的尸体。这个部分不是动画影像，而是立体实景照片。女孩这张著名的面孔为众人熟悉，她苗条的身体上遭到粗暴凌虐的伤口清晰可见。灰衣男子卷起五颜六色的布料回到车上，以正常的车速驶离现场。

“我们相信他是抱着尸体，而并非拖拉，”波玛队长说，“因为纤维只出现在尸体和它下方的土地上，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现。虽然这不足以证明，却足以显示他并非以拖拉的方式转移尸体。容我提醒各位，这个



场景使用了激光绘图系统制作，各位所见的透视景深、对象和尸体的位置都精确。显而易见，只有没被拍摄下来的人和物品——比方说凶手和他的车子——才是动画影像。”

“她有多重？”坐在后排的内政部长问道。

斯卡佩塔回答，德鲁·马丁体重一百三十磅，接着换算成公制：约五十九公斤。“他一定相当强壮。”她补充道。

动画再次开始。曙光下的建筑工地一片安静，雨声出现。这个地区的窗户依然黑暗，营业场所没有开张，没有车流。接着出现了摩托车的吱嘎声，越来越响。一辆红色的杜卡迪出现在帕奇诺街上，虚拟的骑手身穿雨衣，头戴全罩式安全帽。他状似惊愕地跨下摩托车，犹疑地踏上铝质通道，靴子响亮地踏在金属上。在这张实景图片上，下方泥泞中的尸体和甚为夸张的虚拟摩托车骑手并列在一起，显得更加骇人。

“这时将近八点半，正如各位所见，天气阴霾，还下着雨。”波玛队长说，“请前进到费奥拉尼教授的场景，那是第十四景。斯卡佩塔医生，假如你愿意，原本可以和这位今天下午没有出席的好教授一起在现场检查尸体的，我得说这真遗憾。你们想得到吗？他人在梵蒂冈——一位红衣主教逝世了。”

本顿瞪着斯卡佩塔身后的银幕。斯卡佩塔发现他如此不悦，竟然不肯看她，胃部不禁一阵痉挛。

又一幕立体影像占据了银幕。蓝光闪烁，数辆警车和一辆国家宪兵队的深蓝色厢型车出现在现场。数名宪兵手持冲锋枪警戒着建筑工地周边，便衣侦查人员在封锁线内搜集证物、拍摄照片。拍照声四起，人声低沉，街上出现围观人群，一架警用直升机在上方轰隆隆着盘旋。罗马最受尊敬的法医病理学家身上的白色防护装满是污泥。镜头向这位教授的角度拉近，出现德鲁的尸体。用偏光眼镜观看，尸体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感觉十分诡异。斯卡佩塔觉得自己仿佛能触碰到德鲁的血肉，以及她在